

一次世界大戰秘辛錄

赫斯飛英案內幕

吉爾克巴特尼克撰
江清之譯

赫斯飛英一案，自始至終是一幕悲喜劇。對於赫斯來講是悲劇，對於英國人來講則是喜劇。

赫斯是一個簡單愚蠢的人，狂熱而又有點精神渙散。他之所以能獲得希特勒的信任而擔任部長和黨代表一職，完全是由於對希特勒的無條件的忠誠，和從頭就和希特勒參加納粹運動。而希特勒更是喜歡週圍的人都比他笨才顯得出他的超人。如果在承平時時期，赫斯很可能擔任重要的工作。可是在戰時，情況就不同了。除了忠貞以外，還要有頭腦有才，而後兩項正是赫斯所缺乏的，因此逐漸逐漸地，赫斯被擠到後面去了。這便傷害了赫斯的虛榮。他一直在打主意，怎樣去恢復希特勒對他的重視。

單機飛往發動和談

他思想來想去，想到一個主意，想以一人之力，去實現英、德間的和平。他為了物色英國的一位對手，便先去找地理政治學者赫士德佛教授 H. H. Isinger，無論正確與否，他是德國公認的一位英國通。赫斯問他：「誰是英國最有權力的人物？」郝說：「當然是那些公爵們。」「您可認識

一位最可靠而最有權力的公爵嗎？」「我認識漢彌爾敦公爵，他是一位正直和善而又可以交談的人。」「好極了，他住在何處？」他們找到了一張世界名人錄和一張蘇格蘭的地圖，一翻便翻到了漢彌爾敦的住址，抄了下來。可惜這兩位仁兄沒有仔細看下去，這位漢彌爾敦是英國空軍的一位後備軍官，戰時一定不會留在家鄉。赫斯下了決心，想和漢彌爾敦面對面談，因而駕了飛機，由南德的奧格士堡直飛蘇格蘭的東加府 Dundee，在漢彌爾敦公爵的爵邸花園上飛傘降落。赫斯囑咐他的熟友威利·梅塞斯密 Willy Messerschmitt，準備一架雙座的驅逐機，再加裝一個可以取下的油箱，他之要外加一隻油箱，是另有目的的，而這目的，他却保持秘密。

飛機準備好了之後，第二個問題則為時間，必須選一最有利的時間去，對於英國和希特勒都合胃口才行。在德國所向無敵之際，去談和平，希特勒一定沒有興趣，反過來講，如果在英國正在北非勝利之際去談和平，英國也不會有動於衷。

事情一拖，幾個月過去了，最後赫斯吩咐梅

塞斯密，飛機須準備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十號備用，當天下午，他到了奧格士堡，祇帶了一名副官，他一人登機，未交代副官或梅塞斯密一句話，便起飛了。機場上剩下的兩個人，張開大口，瞪眼看着，莫名其妙。

赫斯本希望天黑飛到的，不料他未想到英國的北部，天黑得較晚，當他飛到蘇格蘭海岸之時，天還未黑，於是他在北海天空翱翔了一陣，直到快到夜半時，天黑盡了，他才繼續向愛丁堡以北飛去。等到飛達目的地時，他一再要跳傘降落，不料風勢太大，跳不下去，他想將飛機翻身底朝上，自己可以跌出去，照此試做，果然跌出去，可是他的背脊却撞上了機身的後部，他趕緊拉住繩子，放開傘，仍免不了撞暈了過去。及至降落地面時，他仍然失去了知覺未醒，幸好毫未受傷，祇把腰骨扭折了。究竟在地上躺了多久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據他自己估計，應該不會太久，因為他似乎覺得有個男人將他送到附近一間小屋裏去，並且給了杯茶他喝。

自古以來，妄想和準備不好的工作，多半不容易成功的。可是這一次赫斯却交了好運。飛機

毫無故障不說，他到達了他理想的地方，又沒有被人射死，尤其在半夜裏跳下來，居然沒有重傷。更幸運的是，他要我的漢彌爾敦公爵這時正好擔任司令官，駐防在屯豪士 Turnhouse，離開赫斯降落之處，祇有七十五公里之遠。

前往查明其人真偽

當赫斯飛降北英之際，倫敦正遭受到德國最大一次的空襲，漢彌爾敦公爵正守在屯豪士機場的司令室，接獲情報說正有一架梅塞斯密式敵機，朝北飛入了他的防區，敵機的方向是由海岸向西飛行。他起初對這情報懷疑，後來證明確有敵機侵入，這才派了一架戰鬥機升空，追蹤德機向蘇格蘭飛去。夜半剛過不久，戰鬥機報告地面說，敵機已在格拉斯哥附近跌了下去，地面平靜無事，公爵便去睡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是一個禮拜天，屯豪士機場獲得消息，說是昨夜由敵機跳下來的飛機師，乃是霍恩上尉，已由格拉斯哥警察局逮捕，他正要求和漢彌爾敦公爵見面，公爵聞訊，即駕車前往，霍恩已送入醫院了，他便直奔醫院。

公爵到了醫院，看見了赫斯，等到祇剩下他們兩人時，赫斯這才說明他的身分「我是赫斯部長。」公爵沒有見過赫斯，所以回答得很冷，也不相信，赫斯乃由衣袋內信夾中取出一張照片說：「我有證明，你看這便是我的全家福照片，你可以對一對。」漢彌爾敦證明了照片上的人確是敵機駕駛員，他決定向上級報告，馬上駕飛機去倫敦，到鄉村去找首相。邱吉爾對這件突然的事件

，非常激動。後來感覺到，得好好處理，半夜裏打電話給外交部長，叫他負責辦理這事。一宿無話，赫斯到英國已經二十四小時了。

英外交部長凱多庚爵士 Alexander Cadogan 第二天一早，在未去內閣以前，先在部裏問問，有誰認識赫斯的，能不能確定那是本人或者替身。那時我正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，凱多庚的電話來了，問我說：「如果你看見了赫斯，你能確實證明是他本人嗎？」這問題我聽了覺得很滑稽，可是我回答說：「我跟他很熟，一定可以辨別真偽。」於是部長叫我儘快到部裏去。見了部長之後，他概略地把漢彌爾敦的報告說了一遍，這件事必須要偵查，叫我馬上到蘇格蘭，證明那是否赫斯本人。因為裏面可能有很大的陰謀。部長再問我是否確實有把握，辨明那位赫斯的真偽。於是我別了部長，再等次長返部有所吩咐。次長關照我，我的任務祇是證明赫斯的真偽和報告那人所說的話，其他的都不必過問，叫我和漢彌爾敦一同飛往。

到了屯豪士，漢彌爾敦的副手秘密報告說，霍恩確有點像一個要人，他表示他將要創造一部新的史績。到現在為止，赫斯已經到了英國四十八小時了。

我們還不會早餐。正叫了早餐要吃的時候，倫敦外交部的電話又來了。部長告訴我，德國的廣播，已證明赫斯失踪了，叫我趕快證明那霍恩是否真就是赫斯，而且要立刻報告他。我們等不得二十分鐘，候牛排吃了再走，馬上得去訪問這位俘虜，半餓半困地我們二人坐了車去到布肯

南堡的營房裏，赫斯已被帶到那裏去了，在黑暗中我們偏偏走錯了路，一直到夜半以後，我們才趕到。當地司令迎接我們進去，引導我們攀登旋轉梯穿過長廊，直到屋頂下一間舊的僕人房間，房門是開着的，鐵床上赫斯已睡着了，穿的灰色法蘭絨睡衣，蓋的軍毯，房間裏空空洞洞，一盞檯磁罩下面的燈泡，四週用舊報紙包着，我靜默地看，可不是在德國常常見面的那位顯赫的黨魁。我們喚醒了他，他揉揉睡眼，立刻認識了我，和我親熱拉手，士兵搬了兩張硬椅子來給我們坐下之後，便都退了下去，房中祇剩下我們三個人。

滔滔不絕長篇大論

於是赫斯拿出了一摺文和圖，長篇大論起來，似乎是他早已預備好了的文件。從英、德兩國的關係，而且從二十世紀開始說起，說到德國每次合理的行動，老是被英國的政客們所破壞，英國的政策，總是欺詐的暴行。當他還不曾說到最高潮時，外交部的電話又來了，追問我的工作，我出去接電話，報告他經過情形，而且說明這人確是赫斯無疑問。

我回到房裏，漢彌爾敦可憐都快睡着了，赫斯却越說越起勁，直到午夜三點，他那一捲講稿，才慢慢說完了，我再也受不住了，請他快快說明此來之目的。他說，他的目的在告訴英國政府，德國的勝利，證明不可避免，他要和英國商談和平條件。可以說英國目前的情況，絕對毫無希望，不但已經完全由歐陸驅退回去，而且完全孤立。英國不但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德國更將一天天

強大，全歐陸包括俄國，都會支持德國的。照此下去，英國祇有兩條路可走，第一條路是盲目抵抗下去，可是這一條路是死路一條，如果英國繼續抵抗下去，惱怒了希特勒，英國和英國人民的後果，將不堪設想，全島不但將遭炸毀，千萬人民亦將炸死，德國的潛艇再將三島包圍封鎖，全英的人民都會餓死。

我揮嘴問他，希特勒是否準備進攻三島，他顯得相當笨拙地說，那他真不知道。可是他說，希特勒是一個慈愛的領袖，如果他的士兵繼續作戰傷亡，他一定不能忍受而要發怒的。他所知道的，目前的計劃是讓英國孤立，炸毀各城市，讓活着的人受餓，而逼得英國求和。他警告我說，這一條自殺之路，萬走不得，他建議採用第二條路，不但可以保持英國的光榮和安全，而且有更美麗的遠景。那辦法是接受希特勒的信任。他可以全權代表希特勒說，德國一向尊重大英帝國的，如果英國能承認德國在歐陸的全權，交還過去德國的殖民地，德國可以保證英國的獨立乃至全部英國的屬地完整。果能如此，則以英國的海軍和德國的陸軍，可以壓倒美國，全世界都可以太平。

赫斯還提出一個條件，這和平的條約，希特勒決不會和邱吉爾簽訂的，邱吉爾應明白英國的危險和德國的寬大的建議，自知進退。

赫斯宣讀他的講稿之際，除了有時我插一兩句問話或糾正他的錯誤之外，大體上都是他一個人在說。時間已到了清晨四點了。漢彌爾敦公爵跟不上赫斯的德文演講，已經快睡着了，我呢

，餓得要命，我們向赫斯告了別，下樓吃了一盤炒蛋，六點鐘回到了屯豪士，才得上床睡覺。八點半，我打電話到外交部，簡單的報告了昨夜訪問的情形。我聽說政府對於這一件事，深感不愉快，也不清楚對這件事將如何處理。記者的訪問，我祇能說這位被俘的德國飛行員穿的甚麼，吃的甚麼，怎樣待遇他等等花邊消息而已。

外交部告訴我，我應該靜候待命，我便寫了一份詳細報告，下午帶到了倫敦。

第二天已是五月十四日星期三了，一早無事，外交部指示亦未到，我便陪了漢彌爾敦去拜訪一位運輸司令。在中途一渡口上，外交部的命令到了，叫我繼續去和赫斯談話。我中止了行程，折往赫斯的住所。離開第一次談話，已經三十三小時了，氣氛似乎變得壞了一些，赫斯對於英國政府方面反應的冷淡，感覺到失望，可是對於我們仍然非常和善，或者他還企圖說服英國有權力的公爵們。

我請他詳告飛蘇格蘭的經過，他詳告一切，已如前述，我再問他，他之飛英，動機是否出於自己，他承認完全出於他的想法，德國方面，祇有郝士德佛教授一個人知道。

然後赫斯提出一串的不滿。首先他不明白，何以英國對於他的和平建議，尚未採取行動，似此機會，英國如果放過，勢將後悔莫及。英國不要以為德國會無限度地忍耐下去，更不能玩弄像希特勒一樣的人。其次對於部長級的他，如此接待，亦不合理，燈光太強，被人看守，對他竟是侮辱。醫護方面，缺點更多，坐的椅子，如此之

髒，會染到皮膚病，住的地方，又太鬧雜，尤其是衛兵穿了皮靴，一天到晚，在他門前走來走去，令他討厭。

赫斯床頭的桌上，排列着若干瓶的藥品，都是他自己帶來的。由於他的控訴乃至他的藥瓶，不由得我不去問醫生，赫斯的神經是否正常。醫生的證明，這個人雖然有點古怪，神經倒是正常的，而且絕對沒有病。究竟他是否神經，我也無暇細問，我不願再聽他的控訴，便辭別了醫院。翌日，我奉命再和赫斯談話，我由屯豪士遷住到旅館。雖然我已經討厭這位朋友，可是我不能違命不去。

我們這次談話，先說到愛爾蘭，他表示希特勒不問愛爾蘭的事，也沒有興趣。那是英國自己的事。再談到俄國，那時我們已獲得情報，德國準備進攻俄國了，我隨便談到德俄的關係，近來愈變愈壞，恐怕希特勒忍不住又要進兵了。赫斯表示，決不會進兵俄國，他保證希特勒這個人，對於條約，是絕對遵守的。我的印象是，赫斯何以消息如此不靈，對於希特勒的大計，簡直一無所知。

這時英國政府，深恐希特勒會設法救赫斯回去，派了一旅騎兵在公園四週防護。我不願再去和赫斯作無味的交談，第二天我準備去打高爾夫球，剛要上車，又接得倫敦的電話，說是當天晚上，赫斯將秘密帶送倫敦，禁閉在倫敦古塔內。祇好犧牲了打球，去辦準備工作。下午六點，赫斯被送進一輛救護車，先到格拉斯哥，再換火車直到倫敦。我則多住了一夜，以作掩護。

首相保密免遭誤解

回到倫敦不久，首相召開一次會議，預備談談次一期的辦法。開始時邱吉爾的情緒很壞，他深恐國人懷疑在和德國談和。後來叫我詳細報告經過，經我詳述幾次交談經過之後，他大叫起來說：「好啊，如果赫斯早一年來此，說這番話，我們真的會害怕，可是今天，我們還怕些甚麼？」

首相還問了些話，我都回答了，我判斷赫斯今天已經是無足輕重的人，德國的軍事秘密，他不完全明瞭，至多東聽西問的知道一點點，像飛機、潛艇、新武器等等。我建議最好選一位專家去詳細盤問赫斯，一定可以證明他的份量。這建議首相並未採納，因為他怕又是不愉快的結果。再派我去更是毫無意義，赫斯祇是要和一位閣員談話。會議決定推派約翰西蒙爵士代表政府去見赫斯。

我以為我不會再有事了，趕到愛爾蘭去料理一點要緊的事。剛走了不到幾小時，外交部的電報又來了，叫我即刻回部。到了倫敦，聽說赫斯又由倫敦塔遷移到阿爾德摩 Aldershot 附近一所別墅裏去了，而我則須陪伴約翰爵士前往一遭。並且不准讓任何人知道，有一位部長去見赫斯。於是我們二人均須化名，西蒙化名顧士毅博士 G. H. Thue 我則化名馬肯齊博士 Mackenzie，兩位出名的神經病醫師，到了那邊，自有兩名會說德文的軍官接待。

會圖自殺頗多謠傳

我坐了車去接西蒙爵士，一路到了那別墅，別墅四週，都圍上了鐵刺，我們說出了假名，警衛便領了我們進去。那兩名軍官，我原來認識的，和我們計畫，先和他們一起用膳以後，再和赫斯談話。軍官說，赫斯如今已經處於很尷尬的場面，等待和部長談話已經很久了，今天可以如願了，他今天準備穿上了空軍上尉的制服，和我們接談。可是今天早晨，很奇怪的，赫斯失去了勇氣，發言像個孩子腔，他說覺得很不舒服，竟不能站起來。

我們聽了軍官的報告，知道赫斯近來神經已經轉劣了。軍官們相信赫斯絕對可能變更他的決心。正說着，樓上下來了一位軍官，說：「赫斯已經起來了，馬上可以好。」我們被引進一間會客室，室內有一張小小會議桌，在過道中，我看見上面通過陽臺的一條路，也有鐵絲網攔住了，祇有樓梯對方有一扇門，也就是這一扇門，後來赫斯在他希望失去之後，跳到地下室去自殺，自殺雖未成功，却把一條腿跌斷了。

我們跨進會議室，看見赫斯已經在那裏，全新漂亮的全副空軍上尉制服，還有皮靴。西蒙爵士費了好大的氣力，才把談話的氣氛鎮靜下來，然後提出許多問題，結果完全沒有答復。最後祇好放棄了談話，仍循原路秘密地走了出來。我們的訪問，一個字也不會洩漏給外界知道。

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赫斯。以後他被遷移到威爾斯去住下，一直到戰事終了。在戰事中間，我間或聽到赫斯一點消息，事情弄清楚了，赫斯

也慢慢被人遺忘了。

赫斯的事件，可說是歷史上少見的一項，簡直離奇得沒有譜了。可是外間不察，造了些莫名其妙的謠言，一家美國報說，我根本沒有去蘇格蘭，去的乃是一位要人，用的我的名字。一家加拿大報根本就認為我是一個神經病專家，而我之去到蘇格蘭，也說是代表政府去洽談和平條件的。還有可笑的是一家西非洲報紙，說是希特勒派了我做赫斯的承繼人，那更是天下奇聞了。

譯者按：本文作者之父，為愛爾蘭一軍官，作者本人初為士兵，第一次大戰中受傷，轉業外交，一九三三年，初任英駐德大使館頭等秘書，二次大戰中，任外交部及廣播公司聯絡人，一九四五年代理外交部次長，一九四八年任德國司長，一九五〇年任駐德高級專員，一九五三年任外交部常次，一九五七年退休，所記均是第一手資料，彌足珍貴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 定價 15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 15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

七二四八〇